

這天下班後，一個人走在梵德雷的街道上，由於部內會議進行的有些不順利，讓討論的時間延長，以致於得在這個時間才能返回住處，只不過一下班後，自己並不是往山區城鎮的方向，而是往中央城鎮走去。

—不知道艾琳娜最近怎麼樣了...

最近很少見到友人，於是打算去酒吧那裡打探一下她的近況，順便調配了一些可攜帶的外傷藥，讓她在執行情報部的任務可以應急。

但是當自己走到了酒吧，卻沒有見著女子的身影，連酒吧老闆都不清楚她去哪裡了。

—大概是在任務當中吧？

心裡是這麼判斷著的，忍不住有些擔心艾琳娜的情況，但下一秒便放下了疑慮，因為自己很清楚她的能力，畢竟她也是通過考驗、憑著一己之力進入了執行部，所以自己能做的就是投注信心並且等她回來。

將手中的藥盒遞給了酒吧老闆，請他轉交給友人之後，自己便從反方向返回住處。這時候時間已經有些晚了，街道上沒有什麼路人，僅有路邊的高燈光線陪伴著自己，當身旁的景象皆被夜色覆蓋更深，自己便加快了返家的腳步。

正當自己穿越廣場時，突然發現廣場的石版道上有團黑色的形體，仔細一看好像是一個人倒在地上的，於是有些遲疑地，一邊觀察狀況，一邊踩著步伐走上前去探探狀況。

—紅色？

映入眼前的是熟悉的褚紅色制服，是個軍人。於是趕緊蹲下身來將這名軍人扶起來，當自己將對方扶正了以後，這才發現是一名少女，而且那頭熟悉的淺色頭髮，代表眼前昏去的人正是自己認識的人。

「...緋芙小姐？」嘗試用手拍了拍少女的臉頰和肩膀，「緋芙小姐，沒事吧？快醒醒！」但是對方已然昏去沒有任何反應。

—沒辦法了。

看緋芙完全沒有醒過來的跡象，於是自己只好將少女背起，然後小心翼翼地帶著對方返回自己的住處。

順利回到了住處以後，將少女安置在自己的床鋪上，黃貓艾絲特看著自己的動作，不斷在自己腳邊打轉，似乎是想看看這位陌生人是何人。幫緋芙將她一身艷紅的軍裝外套脫下後，便扶著昏迷的少女躺著，棉被將她的身軀覆蓋住避免著涼，過程動作都十分小心且熟練。

用臉盆打了些溫水，浸濕了毛巾將那沾了些髒污的臉龐輕輕地擦拭乾淨，然後稍微順了順她有些凌亂的瀏海，看著對方。

她此刻的呼吸淺淺的，表情看起來似乎有些疲倦，眼底有點陰影。

—是遇到了什麼事情嗎？

雖然心裡對她突然倒在廣場那裡的原因有些疑惑，但眼下也只能等隔天早上，少女醒過來以後再多做詢問了。

『喵—』
「唔…」

清晨的陽光透過潔淨的玻璃窗灑落在房內，映上了房內少女的冰藍色髮絲。平日冰冷的色調，在此時多了幾分溫暖，連帶純白色的被單也減了些單調。

溜進房內的光線悄悄爬上少女的睡顏、落在眼皮之外，等待著藏在裡頭的清澈湖水綠出來迎接它，但一旁的一小片黑影正巧替少女的雙眼遮擋了光線，讓少女原先微微皺起的眉頭稍微舒緩了些。

逐漸恢復平和的睡顏在即將沉回睡夢之際，卻感到一陣小小的騷癢輕點在頰旁。

『喵嗚～』
「……」受不住這樣連續的小小攻勢，少女終於忍不住緩緩睜開眼——

「…嗯……」湖水綠在陽光的映照下顯得透亮，漸漸對上讓自己不得不醒來的小小罪魁禍首。

「……咦？」好像是終於察覺不協調之處，原本半睜的雙眼又打開了稍大一點的範圍，疑惑地盯著眼前的柔軟小存在：「怎麼會…有貓？」

才剛說完，小貓又將小掌往少女頰旁蹭了下，讓少女不得不慌忙地閉起一邊的眼：「咦？等等…」雙手輕推開了小貓，一面用手輕輕順著小貓柔軟的毛，一面抬頭環視著四周：「這裡是——？」

周圍的擺設相當陌生，雖然整體看來潔淨柔和，令人感到相當舒適，但畢竟是完全不熟識的場所，還是不得不感到緊張。

安靜的室內顯得心跳聲格外的清晰，正煩惱著目前的狀況之時，眼角餘光似乎瞄到了一抹金色的存在。「？」毫不遲疑地將視線拉向目標，在看清對方的身影後，忍不住露出疑惑的表情。

就在自己手邊正在準備些食物時，一旁床舖的方位突然有了動靜，便轉過頭去正好對上了少女疑惑的表情：「啊，醒了？」看她似乎還對此刻的狀況不甚理解的樣子，於是停下了切分三明治的動作，先在一旁的流理台洗淨手部，用布擦乾後走向她所在的床邊。

「好。」抬起手以手掌覆蓋在緋芙的額頭上，確認沒有另外因著涼而發燒的情況，另外單以視覺觀察對方，確認她的臉色及精神狀態似乎還不錯之後，才將注意力移到她身旁那隻正在蹭著少女右手腕的小貓。

「艾絲特，不可以這樣。」推斷剛剛大概是黃毛小貓將熟睡的對方給弄醒的，於是便一把將之抱起，然後放在地面上讓牠先到別處去。接著才又轉頭望向緋芙，語氣一貫平淡地問道：「還好嗎？現

在覺得如何？」

「沙夏小姐？」雖然出現在自己面前的是熟識之人，但緋芙面對現在這樣的狀況，仍是一頭霧水。記得自己明明是在……

「！……沙夏小姐，我是不是…在廣場昏倒了？」突然意識到這情形和最初遇到莉莉嘉納陛下後的情況頗相似，連忙向站在自己面前的金髮女子詢問。望著女子靜默的表情與平和的眼神，這才注意到自己還沒回答對方的問題：「嗯…我不要緊的，並沒有覺得有哪裡不適。」輕搖了搖頭，向沙夏示意自己的身體狀況沒有什麼不對勁。

「是嗎？」看緋芙此刻的情況確實是好多了，於是繼續回到流理台洗個手後再行處理食物。「等等我們邊吃邊說好了，我準備了毛巾可以先去那邊洗個臉。」指了指放置在矮櫃上的毛巾及用品，然後順便告知位於流理台後的隔間是盥洗室。

少女看起來似乎還有些慌張，不過因為得在軍營操練以前將人送回去，所以也在一邊注意時間，一邊準備早餐。本來緋芙若是還在昏睡的話，理論上自己也是得跑一趟軍營向她的上級報告這件事情，但既然人已經醒了，即使還有些擔心少女的身體狀況，還是得讓她回去才行。

順著沙夏所指著的方向看了過去，上頭果然放了幾條乾淨的毛巾及盥洗用品。「…謝謝沙夏小姐，那麼就打擾了。」緋芙小心地將東西捧下，向正背對著自己忙碌中的沙夏輕點了點頭後，緩緩走進盥洗室。

不斷以清水拍打著臉，腦海中的記憶還是那麼的模糊，彷彿介於夢與現實的夾縫中，揮之不去、卻也無法緊緊掌握住……『因為對生前的執念太過強烈，所以化作了怨靈嗎？…真的有這樣的存在？』

拿起掛在一旁的毛巾擦拭，在移開面上的毛巾後的那一刻，雙眼直盯著自己於鏡中映出的面容——「如果我太執著於追求某個目標…未來…也會在失足之際心生怨恨、化作……？」似乎是聽到門外有什麼細小的聲音，緋芙趕緊將使用過後的用品妥善收拾、一一歸位，然後打開盥洗室的門、朝外面探出頭。

『喵嗚～』

「咦？」方打開門，就發現腳邊有隻小小的存在正仰頭盯著自己，「…是、剛才那隻？」見黃毛小貓始終只是站在自己的面前、久未離去，緋芙只好蹲低了身，將之輕輕抱起並走到沙夏的所在之處：

「沙夏小姐...這孩子.....」一時不知道該怎麼跟沙夏說明小貓又跑回自己這，僅是先叫喚著對方，等待她的處理。

將方才煎過的火腿、蛋、生菜...等等的材料一層一層地夾在白吐司裡面做成三明治，接著將之切分成四等分裝在盤子裡面，旁邊放一點蔬菜沙拉和蘋果片點綴，從櫃子中拿出存放的果汁倒在杯子裡，一份簡單的早餐就完成了。

「好了。」準備好了早餐放在一旁的茶几上，自己站在桌子前面看了看內容。

—這樣...應該可以？

因為自己平時並不習慣吃得太豐盛，而是簡單吃些三明治或者是別的，但就不知道緋芙的飲食習慣如何，聽說軍宿舍內有負責準備膳食的人員，通常為了供應軍人一天的活動，吃食內容都不會太差，如果自己準備的早餐她還可以接受的話就沒問題了。

這時，淺藍髮的少女突然從自己身後叫喚著自己的名字，轉過頭去便看見她手中抱著艾絲特，用有些不知所措的神情望向這邊，於是輕笑了一下：「我想，牠應該是想親近妳。」看了看黃毛小貓，這孩子平時看見陌生人通常都會在一旁觀察了一番，確定對方沒有惡意才會靠近，而從昨天晚上自己背著緋芙回來後，牠就一直在旁邊打轉很好奇的樣子，看來應該是喜歡她吧？

將小貓從對方手中抱了過來，接著向她說著：「我準備了早餐，先吃點吧？」等待對方坐在沙發上了以後，自己才隨後坐下，「抱歉，我平常都吃比較簡單，希望還合胃口。」

望著桌面上餐點的鮮亮色彩，前一刻還略為渙散的精神立刻得到了小小的振奮，連忙抬頭回應沙夏：「我平常也吃得很簡單，這樣的菜色沒問題的，看起來相當美味呢！還勞煩沙夏小姐準備這些，真的...很感謝。」想到自己因一時大意而昏倒，還麻煩到沙夏為自己打理這麼多，就仍是有些不太好意思。

「...那我就開動了。」小聲地稍微知會了一下對方，便抬手拿起一旁的叉子開始用餐。

自從入軍以後，像這樣和人在家中安靜享用一餐已經是相當難得的事情了。默默將一小塊三明治緩緩送入口中，一邊思考著是否該和對方聊些什麼輕鬆一點的話題.....

『咪嗚～』

「嗯？」

一道細小的叫聲將思緒打斷，緋芙疑惑地抬起頭，正好瞧見那安分待在沙夏身邊的毛茸身影，「沙夏小姐，那孩子...都是吃什麼的呢？」在兩人用餐期間中一直待著的第三個存在，讓緋芙不得不去在意這小動物都是習慣吃些什麼食物來填飽自己的小胃。

「那就好。」聽到緋芙的回答覺得放心了些，於是便看著她動手吃著早餐，自己也端起了一旁的杯子喝了幾口果汁，才開始開動。一邊用叉子串起了一些生菜吃著，一邊也稍微觀察了一下藍髮少女的反應，而看她表情輕鬆地吃著東西的樣子，讓自己也有種正在與家人一起共度早餐時刻的錯覺。

「看來應該是不需要擔心。」

嘴角不著痕跡地微彎，自從前些年事情以後，仍有些心繫她的身體狀況，畢竟她的身體比起一般同齡的女孩來說較虛弱，各方面都需要更多的留意，只是與她的關係並不是直接的，而且少女又是軍人的身分，照理說都是她的長官才能管理到她的狀況，自己頂多只能像每此的健康檢查這樣的活動從旁關心而已吧？只不過今日看她的樣子比之前好了些，也感覺比較安心。

正當想著事情時，緋芙突然向自己問起艾絲特的事情，於是便開口說道：「這個嘛...他都喝這個東西。」端起一旁的小盤子，裡面盛裝著透明的液體，放置在小貓的面前，艾絲特見狀甩動著柔軟的尖耳湊上前來，舔食著盤內的液體：「其實牠本來不是貓，是我幾個月前在商會買了一種叫做『菓魚』的特殊生物。」看少女一臉不太明白的樣子，就再開口解釋：「聽說接受了人的血液就會換化成動物，所以牠是因為我的血才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只不過牠維生的方式還是跟動物不同，是用最基本的葡萄糖來供給消耗熱量的。」

「原來是這樣。」前陣子確實有在街上聽到有關『菓魚』這種生物的傳聞，不過那段期間自己才剛入軍，幾乎沒什麼空閒時間能到商會那一探究竟，今日能親眼目睹這神奇的生物，確實讓緋芙感到了不小的驚奇。

「.....」默默觀察起眼前正開心享用專屬於牠的早餐的小動物，幾乎忘了繼續用餐，直到對方察覺到了自己的視線而抬頭看了過來，緋芙才趕緊將視線移回手邊的早點。

悠閒寧靜的早晨，不同於平日吵鬧的軍團食堂，緋芙忍不住多環視了下四周，簡潔的環境在晨光的灑落下顯得格外溫馨。雖然不同於多數住宅分有隔間，但這一方簡單的空間已讓人完全感受到了滿懷的暖意。

「...沙夏小姐是一個人住嗎？」收回環視了幾圈的視線，緋芙看向坐在對桌的沙夏，開口道出了自己的疑惑。

「是...不過正確來說我是從家裡搬出來，一個人租房間的。」放下了手中的三明治說著，然後拿起一旁的杯子，「住這裡來往執行部比較方便。」

雖然通勤倒也沒什麼問題，只是自己一忙碌起來，可都是很晚才回到家的，一方面因為自己工作

上的便捷，另一方面也為了怕打擾到家人的作息，所以升任執行官以後就決定搬出來了。

過了幾分鐘才意識到某件事，「啊...不好意思，都讓妳先說話呢。」也因為方才緋芙提起了居住的問題，於是自己也有些好奇地問道：「緋芙小姐之前是住家裡吧...住軍宿舍會有不習慣的地方嗎？」

「不習慣嗎？...住宿方面的話是沒有，畢竟自己在家也是單獨一間房。」放下了叉子，雙手輕輕捧起一旁的果汁小啜一口，幾秒後才又開口：「用餐的時候就特別的不一樣了。」望著杯中輕微晃動的液體表面，開始回想起剛進入宿舍生活的那段日子——

「因為是統一在食堂的關係，沒有固定的座位，每次和自己同桌的人都不同...剛開始的幾天，確實對這樣陌生的狀況感到些許緊張呢。」放下了杯子，抬頭對著沙夏留下個靦腆的淺笑。「不過，沒多久就認識到了不少人，甚至還找到以前就見過面的朋友.....」說到此，笑容就稍微加深了些：「軍營那邊，幾個月前對我來說還是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但如今——」

「？」感覺腳邊似乎有什麼正輕輕蹭著自己，轉頭看去果然是那熟悉的小身影。

輕輕對著小貓微笑了下，再轉回頭繼續未完的話：「那裡對我而言...也算是另一個家了吧？...是個熱鬧、有著另一種溫暖的家。」面對著沙夏，緋芙帶著淺淺的笑容說著那個地方如今帶給自己的感受。

「.....啊、抱歉，一想到一些回憶忍不住就多說了。」趕緊再度拾起擱在一旁的叉子、繼續未用完的餐點，黃毛小貓也以輕快的步調縮回沙夏身邊。

「這樣阿...」聽著緋芙一邊說著，表情比平常不同像是多了點溫度，笑容看起來如同從寒冷的冬日探頭出現的暖陽一般，悄悄地溫暖著人的心。看來從軍了以後，經由接觸許許多多不同的人，感受著群體的生活方式，也讓她也比以前活潑了一點。

「聽起來，真的很有趣。」似乎是感染到了藍髮少女的情緒，自己也忍不住被牽動，同樣以微笑回應著她，然後才舉起杯子輕啜了口裡面的果汁。

接下來，緋芙與自己便一邊吃著早餐，一邊隨意地閒聊著，艾絲特則是安靜地靠在自己的腳邊，用水靈靈的綠眼看著正在兩人，長長的尾巴晃動著，甚至有時候接收到了眼神，便輕輕地「喵」了一聲，耳朵靈活地轉動，像是在回應著什麼。

等到早餐用畢，先是用紙巾擦了擦嘴巴，然後才將話題稍微轉向到自己有些在意的問題：「那麼，我就還是問了...」問著問題的時候，語氣和表情都保持著溫和，「緋芙小姐，昨晚為什麼會一個人倒在廣場呢？」雖然對方的狀況目前看來都很好，但自己還是想知道少女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印象中緋芙是個文靜且做事也謹慎的女孩，沒有同伴的情況之下，一個人在半夜且超過規定的時

間走出軍營外，不太像是守規矩的她會做的事情。再加上突然昏倒在廣場若不是身體狀況異常，就是遭遇到了什麼事情，這樣想來確實是有些令人擔心。

「啊...這件事.....」聽到了沙夏丟予自己的疑問，緋芙輕放下手中的叉子，稍微將身體離開桌緣一點距離，然後抬起頭直視著對方。

「我想，沙夏小姐應該也有聽說過近日國內那些被頻繁傳播的...傳說吧？」在提到傳說二字時，口氣稍作了停頓，明顯藏著不確定之感。

「我本來是認為那可能僅是幾位國民過於勞累、產生了幻覺後，一時糊塗而產生的誤會。但...」頓了下，平放在雙腿上的兩手開始輕輕交握著，「這幾日外出時，夜晚總感覺到有不尋常的氣氛，而同一時間身邊總會出現陌生的影子.....不、」雙手不自覺的收緊，良久，才又緩緩開口：「也不能說是陌生，那些容貌確實...和傳聞中所述的相同，都是逝去的年輕女王陛下們.....」說到此，連緋芙都開始對自己所說的話感到不確定，畢竟自己原本也覺得這一切都僅是場誤會而已——雖然那之後被收在軍服口袋中的深暗黑水晶明顯告訴自己這一切並非幻覺。

抬眼看了一下表情始終平靜無波的沙夏，有些勉強地將昨晚的情況說明完：「昨天晚上在廣場閱覽書籍時，又再次遇到了同樣的狀況.....醒來後，就是稍早的情形了。」

語畢，緋芙維持著雙手交握的動作，許久未再抬手拾起叉子。

這些事情自己一直未向任何人提起過，畢竟對於科技正快速發展的梵德雷而言，這樣超現實的際遇怎麼想都應該已是過去時代的巫師才會提出的言論——若撇開有人刻意施展幻覺魔法作弄的話。

諸多未解的謎題讓緋芙陷入許久的沉默，自己並不清楚沙夏對此事的看法如何，實在也不好多做討論。

聽見藍髮少女說到了關於女王幽靈事件的時候，眼睛微睜有些意外的樣子，即使外人看來可能是沒太大的情緒起伏，「...原來如此。」只是自己內心所想的並不是對事件本身，而是她遭遇到事件這件事感到有些訝異。

臉些微瞥向一旁，一面看著艾絲特正忙著低頭，用小巧的舌頭將盤內的葡萄糖舔舐乾淨，一面想著前些日子自己在執行部所遇到的事情，「其實，我也遇見了...」回想著那個時候的追尋到中庭的過程，以及昏倒後所夢見的事情，過了幾分鐘才緩緩地開口向緋芙說著這句話，自己大概可以想見對方下一秒可能會是意外的表情，便隨即露出苦笑：「雖然感覺有些不真實...」

雖然聽說過傳聞，但那當下自己也僅當作是個特異的夢境，並未向他人提起這件事。不過自那之後自己隱隱約約地可以聽見耳邊傳來了少女的歌聲，那聲音輕淡有如風聲，如影隨行。就這幾天的精神有些不在水平上的狀況來看，自己並沒有辦法否絕幻聽這個選項，卻也無法合理懷疑它的

真實性，畢竟也算是親身經歷過。

看緋芙還有些遲疑的表情，像是擔心著這邊會對她的話語加以猜疑，於是以平緩的語氣說道：「所以，我相信妳。」同時表達著對她的信任，示意要對方不用疑慮。

「？！.....原來、沙夏小姐也遇見了？」平日給人正經實際感的沙夏如今卻也平靜道出自己有過相同的遭遇，不禁讓緋芙感到些許的不可思議，但同時又像是多了個有力的證據般，讓自己更能放膽去思考這接連不斷的奇異事件。

「那沙夏小姐遇到的是哪一位女王陛下呢？」這幾日在軍營那邊已聽到不少有過此經歷的例子，但遇見的過程都不盡相同，聽來顯然不是只有少數兩三位女王出沒而已，光自己一人的遭遇次數就有些太多了點.....想到這裡，就又覺得頭一陣昏眩。決定暫不提自己遭遇的多寡，先行關心沙夏那邊的狀況：「還有...遭遇之後，沙夏小姐的身體狀況還可以嗎？」

「這個阿...是第四任女王，莎菲娜陛下吧。」雖然沒有實際看過女王的面容，但從以前看過的紀錄以及偶爾可以從國內其他地方看見的女王的肖像畫來看，自己所遇見的應該是“本人”沒錯。聽見緋芙的問題後，又再回想了一下當時的情形，「那時候也是突然不醒人事了，雖然是勉強可以正常作息和工作，偶爾也會感覺頭暈之類的...」不過睡眠不佳引發貧血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因此自己也沒辦法完全斷言身體的狀況是事件引起的，只是至少經過那次事件以後，睡眠品質低下是事實。

「不過我的狀況算還好...我想緋芙小姐要多注意身體狀況呢。」即使說是超出現實的，但也不能否定沒有任何影響，至少對精神方面就有可能，這也讓自己對原本就偏體虛的藍髮少女多上了點心。

「咦？嗯...我會注意的.....抱歉，還讓沙夏小姐擔心。」聽到對方對自己的叮嚀，緋芙立刻收起想深入了解事件的一絲積極、換上淺淡的微笑，並將原本擺放在藏有數顆黑水晶口袋旁的手掌不著痕跡地移開，決定還是別再給對方多餘的擔心。心裡也默默祈禱昨晚的那次遭遇將是最後一次的撞見經驗。

「莎菲娜陛下嗎？...看來沙夏小姐和我遇到的並非同一人。總之——」緋芙將藏於桌下的雙手再度置回桌面上、拾起擱在盤緣許久的刀叉，「還是希望這類的事件別再增加受到其影響的人了，稍有戰鬥能力的人也許能有所反應無法預料的突發狀況，但若是手無寸鐵的居民.....」停頓了幾秒，接下來的話細微得幾乎難以聽聞清楚：「實在難保不會有什麼危險。」話音落下的同時，眉間微微蹙起，雙目中也透著層層擔憂。

「是啊...」緋芙說的話正巧也是自己心中的擔憂，如果只是一般的事件還好，但是事關過去的女王們，似乎也讓整起事件變得複雜了起來。「不過，大概也只能先等待吧...」雖然還不是很確定，不過自從事件發生了以後，情報部和研發部兩邊似乎開始有了動作，也許再過不了幾天就有什麼進展也說不一定。

—沒想到竟然如此呢。

忍不住在心中喃喃，淺色的雙眉不著痕跡地皺了一下，又隨即恢復成原本平靜的表情。

接著，轉頭便望見少女擔憂的眼神，於是便露出要對方舒心的微笑：「也許會有什麼解決方法，但目前還不是需要憂慮的事情，不用擔心...」說完後，一手摸向長裙的口袋中，取出自己隨身的懷錶看看時間，「恩，還有些時間...」看緋芙似乎也快將早餐吃完了，於是將懷錶重新收回袋中，然後收拾起自己的碗盤：「等一下，我們就一邊散步，然後一邊送妳回軍營吧？」

「好的，真的十分感謝。」回應了對方如同窗外晨光般溫和的笑容，才又繼續了移動叉子的動作、低頭將盤中剩餘的最後一片蘋果送入口中。待用餐完畢後，緋芙緩緩站起身、將使用過後的餐具一一堆疊起來，循著沙夏前往的方向來到了她的身旁，小心翼翼地將手中的餐盤及刀叉放在流理臺旁準備一同清洗。

清水流過盤底，淅瀝的水聲不時傳入耳中，輕輕拍打著緋芙腦中的思緒。雖然決定暫時別再提起自己的遭遇，免得讓沙夏更加擔心，但方才的對話仍是讓自己不得不去思考這已經遍佈全國的靈異現象及其背後可能隱藏的其他秘密。

「.....」沉默地完成了餐盤的清洗動作，並交由一旁的沙夏將之擺回平日放置的地方。緋芙緩步走回大廳，思緒並未隨著方才的水聲停止，而是持續盤踞於腦海之中，直到腳邊又被細微地蹭了幾回，才停止了好一段時間的思考、低下頭去查看。

「啊...」似乎是早猜到會是誰，緋芙沒有過多的訝異，反而是輕聲的嘆道。蹲下身去輕撫著對方柔順的黃毛，小聲地說著：「...我要回去了，很高興能夠認識你，日後有機會的話再回來看你喔。」單手在黃毛小貓的背上來回撫過了幾回，最後輕輕順了下對方小小的頭頂和頰邊才緩緩將手收回並站起身。

兩手一邊順著裙擺，一邊轉頭看向身後以毛巾擦拭著濕漉雙手、正走回來的沙夏。「剛才已經確認過隨身攜帶的物品了，隨時可以出...」『喵～』循著聲音望去，小貓不知何時已蹲坐在兩人之間，望了眼沙夏和緋芙，便悠閒地開始舔舐自己掌邊的毛髮，待兩邊都梳理完畢後，才又站起身、抬起了頭並睜著晶亮的雙眼來回望著兩人。

在緋芙的主動幫忙之下，餐具的清洗和清潔整理馬上就完成了，接著自己將掛在門旁的薄外套穿

起，等著藍髮少女整裝完畢。「好了嗎？那我們可以出發了。」看她將軍服大衣重新穿上後，才拿起鑰匙走到玄關，準備和對方一起出門。接著，默默看著緋芙穿著那身褚紅色的軍服的姿態，雖然本質上仍然是她沒錯，但儼然已經有一位軍人的樣子，這讓自己不經意地微笑了一下。—和之前不同了...

大概是因為一邊吃著早餐時，一邊聽著緋芙說關於軍宿舍的生活的關係，現在就實際感受到了，她的確和以前內向封閉的樣子不太一樣。

此時，艾絲特不知何時已經跑到兩人之間，然後發出了愉悅的叫聲，於是自己對上緋芙有些疑惑的表情說道：「她平常的早晨，都會跟我一起散步。」解釋完了以後，便打開了房門讓藍髮少女及黃毛小貓先行走出，最後自己將房門確實鎖上之後，就與對方一同走下了公寓大樓。

走出了住處，馬上就感受到陽光灑落的溫暖，這也讓兩人的心情有了個好的開始。保持著舒適的步調，與緋芙慢慢地走在山區城鎮的街道上，這個時間因為還稍早，所以一路上很安靜沒有什麼人經過，也就是因為如此，自己特別喜歡在這段時間散個步，讓心情稍作沉澱了以後才投入一天的工作當中。

「今天我會發個信呈給第四軍團長。」轉頭向走在自己身旁的緋芙說道，雖然不太熟悉軍人的獎懲體制和規矩是什麼，但她無故沒有在軍宿舍的門禁時間返回，想必應該是會多少受點責難吧？「我想...緋芙小姐可能免不了被質詢，但畢竟是我擅自將妳帶回我的住處，所以有責任要解釋這件事。」一邊走著，一邊以平時公事公辦的平淡語氣說著。

從踏出門口至今，緋芙率先煩惱的事情的確就是昨晚未準時歸回軍宿舍，向來行事謹慎的沙夏果然也想到了這點。

確實如沙夏所言，自己之後是有必要解釋未遵守門禁的原因，更免不了按軍中的規矩執行一定的懲處。雖然覺得再讓沙夏小姐一同解釋緣由就實在麻煩她太多了，但對方的最後一句話讓緋芙再次感受到她強烈的責任感，加上自己過往婉拒沙夏實踐她所下的決定通常都行不通的經驗，緋芙也就沒再多言，僅是向對方輕點著頭：「好的，麻煩沙夏小姐了。」

「不過...」沉默不到幾秒鐘，緋芙立刻接上下一句話：「這畢竟是我自己的不謹慎，所以沙夏小姐也請別太在意，何況要是沒被沙夏小姐發現...我可能至今仍處於昏迷狀態、更加虛弱了。」對於責任感重的沙夏，緋芙特別強調她當時的行動是保護了處於昏迷的自己，比起暫時的懲處，自己現在仍能平安才是更加重要的。

大概也了解她所擔心的部份，於是便回答道：「我知道了，也請妳不用在意。」其實自己最主要也是認為以緋芙的性子，大概會開始煩惱這件事，於是才提出這項提議。不過看她反而是在意起這邊的感覺，倒讓自己有些過意不去了。

這時，走在兩人面前的艾絲特，突然像是發現了什麼有趣的東西一樣，向著前方直撲而去，接著

就看見山區城鎮的圓型拱門前，有一群正在地上歇息的鴿子，黃毛小貓飛快地奔過去，把那些鴿子都嚇了一跳。起初鴿子們僅是一張張純白的羽翼展開，拍翅的聲響在耳邊呼嘯而過，接著便以兩人為中心直飛而上。

望向飛往藍天盡頭的一雙雙白翼，緋芙忍不住呢喃：「從小就一直覺得...梵德雷的藍天真的相當美麗，生活在這樣無邊的青空之下，感覺所處的世界是多麼的寬廣。甚至會想著每日陽光灑落的地方，是否還有哪一處角落的美好正等待我們去發現。」

「但是...」低下了頭，沉默幾秒後才又繼續說下去：「同樣是無邊無際的藍，也有地方是深邃而暗沉的。」盯著眼下因緩步走動而跟著慢慢向後移去的石板，灰白的色調因沾上了晨光的淡金、顯得溫暖而不冰冷。

「我們一直都生活在踏實又溫暖的世界，繁花、綠葉、翠山.....想發現什麼就只管往前走，即使無法再前進，當下的溫暖及鮮麗卻也足以讓我們享受好一段時間。」自從女王陛下決定了釋放戰俘的那一日，自己時不時地就會開始思考起『另一個藍色世界』的事。

查覺到自己又在想這些事情，緊接著轉頭對沙夏說道：「抱歉，一時不小心說多了。我只是在想.....近幾代女王的離開都與過去和艾殷科吉諾的戰爭有關，她們的突然現身...是否是在警告著我們什麼？」

「是嗎？也許是這樣。」在振動的羽翼吸引著自己抬頭去注意頭頂的藍天時，耳邊傳來了緋芙的呢喃。不得不說，梵德雷確實是個富饒安定的國家，雖有階級之分，但人民的生活基本上可說不虞匱乏，即便是與海國長年的戰爭，卻也能夠短時間平定著國內外，可見得一般。

相較之下，未知的那個深海國度，又是如何？

雖聽說海底國環境嚴峻、資源短缺造就了人民的強韌，但過去連年的軍海開戰，應當是影響到人民生計許多，即使如此兩國仍是處於隨時一觸即發的狀態。然而令自己不解的其實是兩國開戰的目的，是為了生存？為了尊嚴？兩者皆有意或是兩者皆無？從歷史發展看來，認為這已不僅僅是單純為了某個目的而戰了，要自己說的話可能是連綿不斷的怨氣連鎖，又或許有什麼未知的、蠢蠢欲動著的事物。

六月的戰俘解放，自己似乎隱隱約約開始發現有什麼不同了，只不過前方的景象仍然是走馬看花、隱晦不清。「也許是警告、也許是某種象徵意義在...」收起了抬頭望向藍天的淺綠雙眸，低頭望向了緋芙那雙湖綠，「若近期的事件與國情有關，我會希望是夠改變什麼...」

也許每個人所期望的，僅僅只是不要再有無謂的苦痛，但戰爭只會讓仇恨延綿不斷，不會是種撫慰的方式。

「嗯，我想...不久之後就會有答案了吧？」緋芙雙手自然地交握，認同般地輕輕點了下頭。

大概是自己身分的關係，總是會對這些特殊事件格外敏感，但如今這次的事件實在過於突然，在毫無前因可循的現下，果然還是只能將其繼續擺放於傳說的位置上。

「雖然我是為了守衛梵德雷而入軍的，但果然.....還是會是否有戰爭以外的解決方法。我想女王陛下也是基於這個原因而宣布釋放過去的戰俘吧？雖然...以她的身分而言，真的將此直接付諸行動是顯得有些衝動了——」抬起頭望向王宮的所在之處，在晨光的照耀之下，高起的圍牆與陽光的接合處呈現了淡金色的朦朧感，遠遠看去顯得相當莊嚴，卻也因晨光的柔和而少了點孤立及疏離感。

「不過衝動歸衝動，陛下的自信有時卻意外地又讓人感覺會有點打破現狀的希望，想來還真是不可思議。」凝視著座落於蒼穹之下的宮殿，以極小的音量說著。

「若真能有些改變自然是好，但不論結果如何，還是會有讓我們自己親自抉擇的時候，我想...目前也只能依著自己的意志繼續前進了。」緋芙收回了視線，單手輕握著一直帶在身邊的銀色墜飾，如往常一般地在心中默默提醒著自己前進到此的理由。

與淺藍髮色的少女望著相同的方位，雖然緋芙的聲音小到幾乎流入了空氣之中，但自己仍然聽見她的一字一句，也可感受到她的意志。

「若是這樣就好了。」向緋芙露出同意似的淺笑，而後走過她的身旁，淡金色的髮尾輕微揚起，與晨光溫和地揉合在一起，「雖然我們沒有辦法預知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嗓音沉聲說著，眼神似乎閃過了些什麼。

自己無法很確定，梵瑟斯陛下的做法究竟會是讓軍海之間的對立消弭，抑或是會掀起另外一場風暴，但不可否認的是確實是有突破現狀的感覺，以往也都只會採取保守、以己方國家為考量利益的優先，這是頭一遭由上位者發出一道有力的命令，雖然不能說是很完善，甚至就像少女所說是非常衝動的作法，即使自己對於未來國情的發展還有些擔憂之處，卻也因此而有了些“也許”的期待。

「我想，需要我們使力的部分還很多。」一邊想起了祖母的話語，一邊回應著：「即使尚未明朗，但人都是需要前行的。」回過頭，淺綠似遠方那青翠的林葉流轉，「我相信緋芙小姐同樣也可以踏著堅定的步伐的。」

將視線移往站在自己前方不到幾步的女子，對方逆著晨光的溫和笑容及那對自己的十足肯定使緋芙再度憶起了幾年前和對方相遇的那一日——那讓她打破心防、願意再堅持向前的笑容。

凝望了一會兒，緋芙也跟著牽起了嘴角，展露了因連日忙碌而許久未見的真心微笑。
「真的非常感謝...沙夏小姐也是，我們各自朝自己的方向努力前行吧。」當然這不僅只為了梵德雷，也是為了自己的目標以及...身邊重要的人們。

自己會踏上軍人這條路，也是想藉由自己的能力親自守護身邊的這些溫暖.....不論未來會有什麼樣的變數，至少這一點是永遠不會改變的，她始終深信著。

『咪嗚～』

「？」似乎是因為感興趣的鴿子皆已飛散而只好跑回來的黃毛小貓，在發現兩人駐足了好一段時間後終於發出了細小的叫聲。

注意到叫聲的緋芙低下頭看去，也對小貓露出了溫柔的微笑：「抱歉讓你久等了...」邊說著，她蹲下了身輕輕撫摸著小貓的頭頂和脖頸，「——我相信你也是的，對吧？」

『咪嗚～』不知是否是真的在回應緋芙的話，黃貓小貓僅是舒服的眯著眼輕叫了一聲。

「恩，一同加油吧。」同她說著，看她與小貓的互動忍不住一陣輕笑。

人的意志是這麼的不可思議，似乎可以將眼前的陰霾轉向一片光明的感覺，若是如此那麼即使遠方等待著自己的可能是片泥沼，卻也可以憑著堅定的意志繼續跨步向前。

「時間快到了，我們走吧。」向正與艾絲特愉快互動的緋芙說著，提醒她該繼續上路了。她趕緊站起身來跟上自己，黃毛的小貓兒更是越過兩人一步，搶先走在前面，像是想當這邊的嚮導一般。

不畏那未知的彼方繼續前行，這是我們所要做也是必須要做的。

《The end》